

昭

代

冊

賜



欽
乎
知

知
覺

PDG

歷代史則卷之五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贄之訂正

金陵周曰校刊行

太祖高皇帝

戊申洪武元年春正月乙亥我太祖高皇帝祀天地于

南郊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追尊

四代祖考

皇高祖考尊號曰玄皇帝廟號德祖妣曰玄皇后

皇曾祖考尊號曰恒皇帝廟號懿祖妣曰恒皇后

皇祖考尊號曰祐皇帝廟號熙祖妣曰祐皇后

昭代典則 卷之五

皇考尊號曰淳皇帝廟號仁祖皇妣陳氏曰淳皇后

立妃馬氏為皇后世子標為皇太子○大誥天下

詔曰朕惟中國之君自宋運既終天命真人於沙漠入

中國為天下主傳及子孫百有餘年今運在爾海內疆

土豪傑分爭朕本准右庶民荷上天眷顧祖宗之

靈遂乘逐鹿之秋致焚賢於左右凡兩淮兩河山東江

西湖湘漢沔閩廣山東及西南諸郡蠻夷各處騷擾

命大將軍與諸將校奮揚威武已皆戡定民安田里今

文武大臣百司衆庶合辭勸進尊朕為皇帝以主黔黎

勉徇輿情於吳二年正月初四日告祭天地于鍾山

洪武元年是日恭詣太廟進尊四代考妣為皇

帝皇后立大社大稷於京師以司責立妃馬氏為

皇后長子標為皇太子布告天下咸使聞知○劉基

曰冬寒之極必有陽春激濁之下必有深潭大亂之後

必有大治理則然也○德興袁九土廉沸鳴張狼顧之

豪滿湖山屠萬姓喝喝無所顧告天乃命我

太祖皇帝肅將威武征伐不道於是拾宋撥秦犁趙拔

燕不數載而天下遂歸一統者天命有在也

改宜徽院為光祿寺○詔東太廟祭器

上曰今之不可為古猶古之不可為今禮順人情可以

義起所貴訓範當必有損益近世泥古好用古遽豆

昭代典則 卷之五

之屬以祭其先生既不用而用之似亦無謂孔子曰

事成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其制祭器廟器御皆如事生之

儀於是造銀器以金盃之酒靈玉銀每事皆入朱漆盤

盆二百四十及櫛櫛梳篋像等備慢浴室皆具

蒙古興化守將葉萬戶軍州通者民李子成率家詣湯和

降和遣都指揮俞良輔往守之於是莆田等十三縣相

繼皆降遂移師進改延平

丁丑大宴羣臣于奉天殿

羣罷因諭之曰朕以布衣有天下實由天命當羣雄初

起所在對抗生民惶惶不保朝夕朕見其所為非道心

之道自是十有餘年收攬英雄征伐四方克賴諸將輔佐之功尊居天位念天下之廣生民之衆萬幾方殷朕中夜寢不安枕憂懣于心御史中丞劉基對曰往者四方未定勞煩聖慮今四海一家宜少紓其憂帝曰堯舜聖人處無爲之世尚猶憂之矧德匪唐虞治非雍熙天下之民方脫創殘其得無憂乎夫處天下者當以天下爲憂處一國者當以一國爲憂處一家者當以一家爲憂且以一身與天下國家言之一身小也所行不謹或致顛蹶所養不謹或生疾疾况天下國家之重豈可頃刻而忘警畏耶○上諭中書省臣曰成周之臣治掌於冢宰教學於司徒禮掌於宗伯政掌於司馬刑掌於

昭代典則

卷之五

三

司寇工掌於司空故天子總六官六官總百執事大小相維各有攸屬是以事益簡而政不紊故治秦用商鞅變更古制法如牛毛暴其民甚而民不從故亂劉等任居宰輔宜振舉大綱以率百寮替朕爲治○上諭羣臣曰吾觀史傳所載歷代君臣或聖明之君慈聞忠諫而臣下循默奸諂不盡其誠者有之或臣下不欺能抗言直諫而君上昏愚驕暴飾非拒諫者有之臣不諫君是不能盡臣職君不受諫是不能盡君道臣有不幸言不見聽而反受其責是雖得罪於昏君然有功於社稷人民也若君上樂於聽諫而臣善於進諫則政事豈有不善天下豈有不治乃知明良相逢古今所難○上又諭羣

臣曰忠臣愛君猶孝子愛父國憂君者有過必諫諫而不切非忠也爲國者過事必言言而不直者亦非忠也比來朕每發言百官但瞻諂而已其間豈無是非得失而無有直言者豈有不善無由以聞自今宜盡忠諫以匡朕不逮若彼唯唯非人臣事君之義也

戊寅帝自舊內遷新宮○以李善長等兼東宮官

初御史中丞劉基等上言安全於帝曰昔周中書及都督有議伐元者劉基等令欲以太子爲之

帝曰取法於古必擇其善者而從之苟惟不善而一舉是從將欲望治豈得登高明而却步淺長江而廻楫豈能達哉元氏劫人學不師古設官不以任賢惟類是與

昭代典則

卷之五

四

名不足以副實行不足以服衆豈可取法且吾子年未長學未充更事未多所宜專禮師傳講習經傳博古通今識達機宜他日掌國重務皆令啓聞何必倣彼作中書今乎禮部尚書陶凱請選人專任東宮官屬上曰古者官不必備惟賢是用朕以廷臣有才望勳德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嘗慮廷臣與東宮官屬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生奸謀離間骨肉若江充之事可謂明鑒朕今立法今臺省等官兼東宮官贊輔之父子一体君臣一心庶無相構之患也乃命詹同等取東宮官制觀之謂同等曰朕今立東宮官取廷臣勳德老成者兼其職老成舊人勳有典則若新進之賢者亦選擇參用夫舉

賢任才立國之本崇德尚齒尊賢之道輔導得賢人各盡職故連抱之木必以授大匠萬金之璧不以付拙工同對曰陛下立法垂憲之意實深遠矣於是李善長等皆兼東宮官仍諭善長等曰朕於東宮官屬不別設府僚而以卿等兼之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於外必留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任內事當啓聞太子或有聽斷不明而與卿等意見不合卿等必謂府僚導之嫌隙將由是而生朕所以特置賓客諭德等官以輔成太子德性且選名儒爲之賓友管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怠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貴但於安逸軍務之事多忽而

昭代典則

卷之五

五

不務一有緩急固知所指二公所言不可忘也

改中書省官制○定尚寶司官制

初設左右相國今改左右丞相各一人左右丞各一人參知政事二人其屬左右司郎中各一人員外郎各一人

都事各一人中書舍人二十人

初設符璽郎今改爲尚寶司卿一人少卿一人司丞三人職在禁廷守寶璽符牌印章而辨其所用有事請於內既事奉而藏之凡寶十四曰奉天之寶以鎮萬國祀天地曰皇帝之寶以冊封賜勞曰皇帝信寶以徵召軍曰天子之寶以祭享鬼神曰天子行寶以封賜表寶曰天子信寶以調發蕃兵曰制誥之寶以識誥命曰勅命

之寶以識勅命曰廣運之寶以識黃運勅籍曰御前

之寶以進御座從車駕曰皇帝尊親之寶以答賜宗

天勅民之寶以訓迪有司凡扈守侍衛令牌之號六

曰申木火土金水以警夜巡金牌之號伍曰仁義禮智

信以嚴守衛凡半字銅符之號四曰承東西北巡者左

半守者右半合契而從事焉凡銅牌之號一曰勇以稽

直卒凡牙牌之號五曰勲親文武樂以察朝參凡祭牌

之號三曰陪供執以謹祀事凡雙魚銅牌之號二曰嚴

以肅直衛曰善以繫祀壇凡符驗之號五曰馬水達通

信以給傳郵通制命

諭省府大臣戒驕盈保富貴

昭代典則

卷之五

六

諭曰爾諸大臣既受封爵進職位可謂尊顯矣富同心輔國以享祿位朕常思古之君臣居安不怠警戒盈滿常懼驕縱兢兢業業日慎一日故能始終相保不失富貴大抵開基創業之主待功臣非不欲始終盡善如韓信彭越自不能保全其功深可惜哉至承平之後舊臣多有獲罪者究其所以蓋其事主之心日驕富貴之志日淫以致干敗古人致敬器於座側以戒其驕盈耳汝等宜戒慎之又謂都督同知康茂才等曰汝等今成大功豈汝一人之能哉非軍士同心効力曷能致此切不可挾功驕恣輕忽下人若此則鮮有不敗者朕故吐心拳拳爲爾等言之古之人主待其臣下往往以權術錫

敬不以至誠相感。易生猜疑。故久而生變。今吾以直言告汝。常相警戒。非止在於汝身。汝又當以朕意訓汝。孫則可與國同其長久矣。時皇太子侍側。上指謂之曰。太子年幼。未及世。故朕嘗以此意誨之。使他日汝子成立。與吾兒共享太平。常如今日。則子子孫孫無有窮也。羣臣皆拜謝而退。○上御東閣。御史中丞章溢學士陶安等侍。因論前代興亡之事。上曰。喪亂之源。由於驕佚。大抵居高位者。易驕。處佚樂者。易侈。驕則善言不入。而過不聞。侈則善道不立。而行不顧。如此者。未有不亡。今日聞卿等論此。深有警予心。古者今之鑑。豈不信與。○上朝罷。從容謂御史中丞劉基章溢曰。朕起義淮右。以

昭代典則

卷之五

七

有天下戰陣之際。橫鋒鏑者多。常惻然于懷。今民脫喪亂。猶出膏火之中。非寬恤以惠養之。無以盡生息之道。基對曰。自元氏法度縱弛。上下相蒙。遂至於亂。今當維新之治。非振以法令不可。上曰。不然。夫經喪亂之民。思治安。猶飢渴之望飲食。則殘苦之餘。休養生息。猶恐未蘇。若更毆以法令。譬以藥瘡疾而加之以鴆。將欲救之。乃反害之。且爲政非空言。要必使民受實恩。若徒事其名。而無其實。民亦何所賴焉。溢頓首曰。陛下深知民隱。天下蒼生之福也。○上謂宰臣曰。朕每燕居。思天下之事。未嘗一日自安。蓋治天下猶治絲。一絲不理。則衆緒焚亂。故凡遇事。必精思而後行。惟恐不盡。

以殃吾民。以此不敢頃刻安逸。至於刑法。尤所關心。此非一人所能獨理。卿等皆湏究心。庶幾人無冤抑。刑獄清省。漢宣帝言。獄者所以禁暴止奸。養育羣生。甚得用法之意。卿等宜体之母。忽也。○上與儒臣論學術。翰林學士陶安對曰。正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上曰。邪說之害道。猶美味之悅口。美色之眩目。人鮮不爲所惑。自非有豪傑之見。不能決去之也。戰國之時。縱橫捭闔之徒。肆其邪說。游說諸侯。當時諸侯急於利者。多從其說。往往事未就而國隨以亡。此誠何益。夫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入下焉得而治安。曰。陛下所言。深探其本。上曰。仁義治天下之本也。賈生論秦之亡。不行仁義之道。夫

昭代典則

卷之五

八

秦襲戰國之弊。又安得知此

置中山衛指揮使司。以周立爲指揮使。○置濟寧左右二衛。○命道士周原德往登萊州。諭祭海神。○諭天下來朝府州縣官

天下來朝府州縣官。陛辭。上諭之曰。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譬猶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要在安養生息之而已。惟廉者能約已而利人。貪者必蝕人而厚己。况人有才敏者。或尼於私。善柔者。或昧於欲。此皆不廉致之也。爾等當深戒之。

甲申詔遣周鑄等一百六十四人往浙西覈實田畝。上謂中書省臣曰。兵革之餘。郡縣版籍多亡。田賦之制不能

無增損征欽失中則耳如客怨今欲經理以清其氣使過制以病吾民夫善政在於養民養民在於寬賦今遣周鑄等往諸府縣覈實田畝定其賦稅此外無令有所妄擾復諭鑄等曰爾經理第以實聞無踵襲前弊矣有增損曲徇私情以病吾民否則國有常憲各賜衣帽遣之○上謂劉基曰曩者羣雄角逐生民塗炭死亡既多休養難復今國勢已定天下次第而平思所以生息之道何如基對曰生息之道在於寬仁帝曰不施實惠而榮言寬仁亦無益耳以朕觀之寬仁必當阜民之財而息民之力不節用則民財竭不省役則民力困不明教化則民不知禮義不禁貪暴則無以遂其生如是昭代典則

卷之五

九

而曰寬仁是徒有其名而民不被其澤也故養民者必植其本種樹者必培其根上頓首曰陛下盡心如此民其有不受惠者乎傳曰以仁心行仁政實今日天下之幸也

壬辰我師克建寧

征南將軍胡廷美

師起建寧以副將軍何文輝率師至

建寧元守將同食達里麻參政陳子琦集僚佐謀曰聞大明軍驍勇自入杉關諸鎮望風瓦解其鋒不可當今吾城中軍士不下萬餘儲蓄尚富可以拒守不可與戰彼攻吾城不克必將自逸吾因而乘之或可以得志眾皆曰然由是備禦甚堅廷美等進圍之數與

三

庶等固守不出我師聚其四門攻之益急達里麻不支夜潛至副將軍何文輝營納欵詰旦總管也不花亦率眾詣文輝降廷美怒二人不詣已欲屠其眾文輝止曰吾與公同受命至此為安百姓耳今賊降欵以私忿殺人可乎廷美遂止乃整軍入申嚴號令毫髮無所犯執參政陳子琦送京師獲將士九千七百九十餘人馬二百七十三匹銀一萬六千三百兩糧九萬八千六百四十石命指揮費子賢領兵守之

庚子湯和克延平執蒙古平章陳友定送京師伏誅

先是上遣使招諭友定友定大會諸將殺使者置血酒壺中慷慨飲之壺眾歟守至是我師隔水而陣分一軍

昭代典則

卷之五

十

渡水攻其西門友定謀於眾曰彼兵方來其氣勇銳難與爭鋒不如持久以困之伺間而動必有可勝遂嚴飭軍候巡城晝夜不少怠諸將出戰友定不許數請不已友定乃疑其部將蕭院判劉守仁有携二心即收其兵柄殺蕭院判守仁知事急來奔士卒多踰城夜遁自始圍凡十日適城中軍器局失火炮聲亂發我軍疑其內叛遂併力攻城友定見勢窮蹙乃與副樞謝英輔參政文殊海牙訣曰大事已去吾無以報國家惟有死耳公等宜自勉迺退於省堂按劍仰藥飲之達魯花赤白哈麻具服北面泣拜與謝英輔皆自縊死賴正孫等夜開門出降黎明我師入城友定氣未絕遂昇之出水東門

三

外值大雷雨復甦械繫送京師以唐鐸知府事

友定至京師

上詰之曰元綱不振海內土崩天命更常豈人力所能爲爾竊據偏方固逆命害吾參軍殺吾使者陸梁弗服欲何爲哉友定對曰事敗身亡惟有死耳尚有何言遂誅之

是月彗星見于昴畢○二月壬寅朔中書省臣李善長等

進郊社宗廟議

上勅禮官翰林院太常諸儒臣曰自昔聖帝明王之有天下莫嚴於祭祀故當有事內必致其誠敬外必備其儀文所以交神明也朕誕膺天命統一海宇首建郊社

昭代典則

卷之五

十一

宗廟以崇祀事顧草創之初典禮未備其將何以交神明致靈貺卿等宜酌古今之宜務在適中定議以聞至是善長等奏有國大祀曰圜丘曰方丘曰宗廟曰社稷各具沿革以進圜丘之說曰天子之禮莫大於祀天故有虞夏商皆郊天配祖其來尚矣周官大司樂冬至祀天於地上之圜丘太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皆所以重報本反始之事禮之見於遺經者可考也秦人燔書滅學仍西戎之俗立四時以祀白青黃赤四帝漢高祖因之又增北時兼祀黑帝至武帝有雍五時之祠又有渭陽五帝之祠又有甘泉太乙之祠而昊天上帝之

則夫嘗舉行至元帝時合祭天地光武祀太乙遵元之制而先王之禮變易盡矣魏晉以來郊丘之說互有不同宗鄭玄者以爲天有六名歲凡九祭六天者北辰曜魄寶蒼帝威靈仰赤帝赤熒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協光紀是也九祭者冬至祭昊天上帝於圜丘立春立夏夏季夏立秋立冬祭五帝於四郊王者各稟五帝之精而主天下謂之感生帝於夏正之月祭於南郊四月龍見而雩總祭五帝於南郊季秋大享於明堂是也宗王肅者則以天體惟一安得有六一歲二祭安得有九大抵多參二家之說行之而至唐爲尤詳武德貞觀間用六天之義永徽中從長孫無忌等議廢鄭玄

昭代典則

卷之三

十二

議用王肅說乾封中復從鄭玄議焉宋太祖乾德元年冬至合祭天地于圜丘神宗元豐中罷合祭哲宗紹聖徽宗政和間或分或合高宗南渡以後惟用合祭之禮元初用其國俗拜天於日月山成宗大德六年建壇合祭天地五方帝九年始立南郊專祀昊天上帝秦定中又合祭然皆不親郊文宗至順以後親郊者凡四惟祀昊天上帝今當遵古制分祭天地于南郊冬至則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大明夜明星太歲從祀方丘之說曰按二代祭地之禮見於經傳者夏以五月商以六月周以夏至日禮之於澤中方丘蓋王者事天明事地察故冬至報天夏至報地所以順陰陽之義也祭天於南郊

之國丘祭地於北郊之方澤所以順陰陽之位也然先王親地有社存焉禮曰享帝於郊祀社於國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明地道又曰郊社所以祀上帝又曰明郊社之禮或以社對帝則祭祀乃所以親地也書曰敢昭告于皇天后土左氏曰戴皇天履后土則古者亦命地祇爲后土矣曰地祇曰后土曰社皆祭地也此三代之正體而釋經之正說自鄭玄惑於緯書而謂夏至於方丘之中祭畋畤之祇七月於泰圻之壇祭神州之祇析而二之後世宗焉一歲二祭自漢武用祠官寬舒議立后土祠於汾陰唯上禮如祀天而後世又宗之於北郊之外仍祠后土元始間王莽奏罷甘泉泰畤復長

昭代典則

卷之五

十三

安南北郊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祠天地於南郊而後世又因之多合祭焉由漢歷唐千餘年間祀北郊者惟魏文帝之太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唐元宗之開元國祭而已宋元豐中議專祭北郊故正和中專祭者凡四南渡以後則惟攝祀而已元皇慶間議夏至專祭地未及施行今當以經爲正擬以今歲夏至日祀方丘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從祀宗廟之說曰傳云萬物本乎天本乎祖故爲之宗廟以享祖考而致其報本之意也德有厚薄故制有隆殺自天子至官師其制不同周制天子七廟而商書伊尹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知天子七廟自古有之不獨周爲然也若夫

太祖百世不遷三昭三穆以世次比至親盡而遷焉此有天下之常禮也若至周穆王時文王親盡當祀共王時武王親盡當祀以其有功當宗故皆別立一廟而謂之文世室武世室亦皆百世不遷漢高帝秦之樊未嘗立七廟至太上皇崩始詔立廟而皇祖以上無聞焉惠帝詔有司立原廟又立寢園廟自後每帝輒立廟不序昭穆景帝尊高帝爲太祖文帝爲太宗宣帝尊武帝爲世宗皆世世不毀至元帝始罷郡國廟及文武宣帝五帝天子親奉祠於長安故高廟祀成哀平三帝京兆尹侍祠又別立四親廟於南

昭代典則

卷之五

陽春陵祀父南頓君祖鉅鹿都尉曾祖鬱林太守高祖春陵節侯皆歲時郡縣侍祠至明帝遺詔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後帝相承皆藏主於世祖文廟由是同堂異室之制至於元莫之能改唐高祖追尊高曾祖考立四廟於長安太宗議立七廟虛太祖之室玄宗創制立九室祀八世文宗開成中禮官以景帝受封於唐高祖太宗創業受命有功之主百代不遷親盡之主禮合祧遷至禘祫則合食如常其後以敬文武三宗爲一代故終唐之世常爲九世十一室宋至太祖追尊僖順翼宣四祖每遇禘祫則以昭穆相對而虛東向之位神宗熙寧中奉僖祖爲太廟始祖至徽宗時增太廟爲十室而

不桃者五宗。宗寧中王肅言。一桃在七世之外。乃建九廟。高宗南渡。祀九世至于寧宗。始別建四祖殿。而正太祖東向之位。元世祖中統三年。初建宗廟于燕京。以太祖居中。不遷之祀。至憲宗定中爲七世十室。今擬四代各爲一廟。廟皆南向。以四月孟月及歲除。則合祭于高廟。社稷之說曰。周制少昊氏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社稷之祀壇而不屋。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凡起大事。動大衆。必先告于社。而後出其禮。可謂重矣。蓋古天子社以祭五土之祗。稷以祭五穀之神。其制在中門之外。朝門之內。尊而親之。與先祖等。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以其同功均利。以養人。故祭社必及

卷之五

十五

昭代典則
稷所以爲天下祈福報功之道也。然天子有三社。爲羣姓而立者大社。其自爲立者曰王社。又有所謂勝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國雖亡而存之。以重神也。後世天子之禮。惟立大社。大稷以祀之。社皆配以勾龍。稷皆配以周棄。漢因高祖除亡秦社稷。立官大社。大稷。一歲各再祠。光武立大社。稷于洛陽。在宗廟之右。春秋二仲月及臘。一歲三祀。唐因隋制。並建社稷于含光門之右。仲春仲秋二時。戊日祭之。玄宗升社稷爲大祀。仍以四時致祭。宋制。每歲以春秋二仲月及臘日祭之。元世祖營社稷于和義門內。少南。以春秋二仲月上戊日致祭。今宜祀以春秋二仲月上戊日從之。

蒙古漳州總制陳馬兒以城降。

征南將軍湯和遣使傳檄至漳州。元達魯花赤迭理。實具服焚香。北面再拜。持一欽印。章引刀自刎。而必總制陳馬兒以城降湯和。今漳州李執中守之。爲印詔湯和還明州。造海舟。遣北征軍餉。○命平章廖永忠爲征南將軍。以參政朱亮祖副之。師舟師由海道取廣東。

上諭永忠等曰。王者之師。順天應人。所以除暴亂。解倒懸。以慰民望。朕昔平定武昌。荆湘諸郡皆望風款附。常遇春克贛州。南安嶺南數郡亦相繼來歸。此無他。師出以律。人心悅服故也。今兩廣之地。遠在南方。彼此割據。

昭代典則

卷之五

十六

民困久矣。定亂安民。正在今日。彼聞八閩不守。湖湘已平。中心震懼。若先遣人宣布威德。以招徠之。必有歸款。迎降者。可不勞師旅。慎勿殺掠。沮向化之心。如其拒命。舉兵臨之。扼其險要。絕其聲援。未有不下者。且廣東要地。惟在廣州。廣州既下。則循海州郡。可傳檄而定。海南海北。以次招徠。雷兵鎮守。仍與平章楊瑄等合兵取廣西。用師方畧。率用是道。肅靖南服。在此一舉。

蒙古汀州路守將陳國珍及泉州郡縣皆降。

征南將軍胡廷美遣建寧降將曹復疇招諭汀州及寧化連城等縣。元汀州守將陳國珍遂納款。泉州郡縣聞之皆相繼降附。

丁未詔以大牢祀孔子于國學仍遣使詣曲阜致祭○崇
士民易姓氏為胡名及習胡語服胡衣者於是百有餘年
之舊○癸丑常遇春克東昌胡俗悉復中國所屬荏平等縣皆降○甲

寅楊璟遣千戶王廷取寶慶丁之

楊璟遣千戶王廷將兵取寶慶先是我師已克寶慶既
而復為故陳友諒遁將周文貞所陷至是廷進次郡陽
萊黃灘賊眾千餘據險拒戰廷擊敗之進至城下周文
貴遁去遂下其城畱兵守之

丁巳命都督同知康茂才率師赴濟南從大將軍徐達北
伐○壬戌勅贛州衛指揮使陸仲興帥師會廖永忠征廣
東

昭代典則 卷之五 十七

上諭仲亨等曰近命平章楊璟等由湖南取廣西平章
廖永忠等由福建取廣東今特命爾等率師田韶州直
搗德慶三方進師為犄角之勢舉無不克廣東既下合
兵以取廣西先聲既震勢如破竹但當撫輯生民毋縱
殺掠

命申書議役法

上以立國之初經營興作必資民力恐役及貧民乃命
申書省驗田出夫於是省臣奏議田一頃出丁夫一人
不及頃者以別田足之名曰均工夫直隸應天等十八
府州及江西饒州九江南康三府計田三十五萬七千
二百六十九頃出夫如田之數遇有興作於農隙用之

上諭申書省臣曰民力有限而徭役無窮當思節其力
毋重困之民力勞困豈能獨安自今凡有興作不獲已
者暫借其力至於不及之務浮汎之役宜罷之

丙寅徐達平樂安

初樂安俞勝納款徐達禮而遣之勝既歸陽為附順陰
實從元達乃遣其郎中楊子華等回樂安名為遣作軍
器徵糧草實欲陰察其所以勝果拒命而叛達等遂進
師攻之師至濟陽指揮劉寧獲勝偵卒二人達斬之而
進丙寅達等師至土河距樂安五里命軍士填壩以進
明日俞勝部將朱鎮撫等報說勝已遁去達等率師趨
樂安營于城東南其郎中張仲毅出降樂安平令指揮

昭代典則 卷之五 十八

華雲龍守之副將軍常遇春都督馮宗異追勝不及獲
其將朱右丞而還既而有報元丞相也速平章忽林台
等軍至達率兵出戰元兵敗走追奔八十餘里殺傷甚
眾生擒樞密院判脫歡并軍士數百人獲馬三百匹

詔定宗廟時享之禮

翰林學士陶安待制詹同等奏古者禴祠烝嘗四時之
祭三祭皆合享于祖廟惟春祭于各廟自漢而下廟皆
同堂異室則又四時皆合祭矣今四廟時享亦宜倣近
制合祭于第一廟度適禮之中無煩瀆也上命春特祭
餘三時合祭是日太常又進宗廟月朔薦新禮上覽畢
謂羣臣曰宗廟之祀所以隆孝思也然祭之于後不若

卷之五
先朕今不及矣嘗聞爲人子者願爲人兄其意謂兄侍膝下之日久於養之日多也朕於子爲人弟親存而幼不能以養及長而富有天下則親沒矣雖欲以天下養其可乎因悲嘆久之命以月朔薦新儀物著之常典俾子孫世承之○陶安等奏古者天子五冕祭天地宗廟社稷諸神各有所用請制衣之上曰五冕禮太繁今祭天地宗廟則服袞冕祭社稷等祀則服通天冠絳紗袍餘不用

諭侍臣審察讒佞

上御奉天門謂侍臣曰凡人之言有忠諫者有讒佞者忠諫之言始若難聽然有益如藥石讒佞之言始若易聽然其貽患不可勝言夫小人之爲讒佞也其設心機巧漸漬而入始焉必以微事可信者言於人主以探其淺深人主苟信之彼他日復有言必以爲其當言者可信將不復審察讒佞因得肆志而妨賢病國無所不至自古若此者甚多而昏庸之君卒莫之悟由其言甘而不逆於耳故也惟剛明者審擇於是非取信於公論不偏信人之言則讒言可杜矣○上諭侍御史文原吉等曰比來臺臣久無諫諍豈朝廷庶務皆盡善抑朕不能聽受故爾爾黑嘿乎爾等以言爲職所貴者忠言日聞有益於天下國家若君有過舉而臣不言是臣負君臣能直言而君不納是君負臣朕嘗思介之士於萬乘之

卷之五

十九

直言而君不納是君負臣朕嘗思介之士於萬乘之

導其善惡絕不諂諂能言曉對之際或良不能盡其言卒不能盡其意故常露色以納之惟恐其不盡言也王於言無實者亦畧而不究蓋見秦漢以來季世末主護短惡諫諫者中直人懷自保無肯爲言者積弊愈深遂至不救夫日月之行猶有薄食人之所爲安能無過惟能改過便可成德矣原吉對曰陛下此心卽大禹好聞善言成湯不吝改過之心也言而無實客不之究尤見天地之量上曰有其實而人言之則當益勉於善無其實而人言之則當益成於不善但務納其忠誠何庸究其差謬

命選國子監生周琦等十人侍太子讀書禁中○三月命翰林儒臣修女戒

卷之五

二十

上謂學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修身爲本正家爲先正家之道始於謹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然不可使預政事至于嬪嬙之屬不過備職事侍巾櫛君寵之太過則驕恣犯分上下失序觀歷代宮闈政由內出鮮有不爲禍亂者也夫內嬖惑人甚於鴆毒惟賢明之主能察之於未然其他未有不爲所惑者卿等爲纂修女戒及古賢后妃之事可爲法者使後世子孫知所持守

士申我師克全州

先是平章楊瑄遣左丞周德興參政張彬率兵取全州至是元平章阿思蘭聞王師至率衆逃遁州民遂以城

降於是道州莫及遜寧遠州土官李文卿守藍山縣云
帥黎茂陵等俱遣人請降。

甲申徐達奏上所獲山東州縣卒馬糧鹽布絹總數

北獲卒三萬二千餘人馬一萬六千餘匹糧五十九萬
七千餘石鹽五萬三千餘引布絹八萬七百餘疋時近
臣因違言山東舊有銀場可與舉者上曰銀場之弊我
深知之利於官者少而損於民者多况今彫瘵之餘豈
可以此重勞民力昔人有拔荇種桑民復其利者汝豈
不知言者勉而退

蒙古江西分省廣東左丞何真遣使奉表迎降

何真東莞人嘗爲淡水場管勾元末兵亂嶺南盜賊蜂

昭代典則

卷之五

二五

起真遂退而家居及亂兵據惠州真集義兵復之以功
受惠州路通判時海南寇邵宗愚陷廣州真率衆擊走
之元立江西分省廣東以真爲參政又陞左丞遂據有
廣東諸州郡至是聞湯和等平福建遣使由海道奉表
于元會未忠率舟師自福州由海道趨廣東真使遇
我師遂改真表請降而遣人回報于真於是未忠遣人
送其使及表詣京師上賜詔褒之

諭侍臣劉基兵事

上御奉天門與劉基論兵事上曰克敵在兵而制兵在
將兵無節制則將不任將非其人則兵必亂是以兩陣
之間決死生成敗之際有精兵不如有良將基對曰臣

荷聖上厚恩得侍左右每觀妙算初謂未必皆然及至
摧鋒破敵動若神明臣由是知任將在陛下將之勝不
若主之勝也然臣觀陛下常不拘古法而勝此其所難
也上曰兵者謀也因敵制勝豈必泥於古哉朕嘗親當
矢石觀戰陣之事開闢奇正頃刻變化猶風雲之無常
勢要在通其變耳亦何暇拘古法耶

新州進竹簾却之

上謂中書省臣曰古者方物之貢惟服食器用故無耳
日之娛玩物之失今新州所進竹簾固爲用物但未命
而來獻若受之恐天下開風皆爭進奇巧則勞民傷財
自此始矣命却之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有所

昭代典則

卷之五

二十一

廖永忠師至廣東何真率官屬見遂破邵宗愚誅之廣州
平

獻

廖永忠舟師至潮州何真遣其都事劉克佐詣軍門上
其印章并所部圖籍永忠至東莞何真自率官屬出見
頓首指揮陸仲亨畧定英德清遠陽江連州肇慶等郡
縣進攻德慶元守將張鵬程驅衆棄城遁仲亨等遂引
兵會未忠于廣州永忠師至廣州之龍潭元將盧左丞
遣鎮撫盧成納欵得海舟五百餘艘軍士二千九百餘
人馬三百匹糧五千餘石命指揮胡通守之邵宗愚聞
王師入廣州遣其黨羅元祥詣軍門降本以規軍勢而

實無降意求忠謂之曰欲降則來毋虛言以相欺也宗
思遷延累日竟不至求忠知其詐乃下今往攻之夜二
鼓發兵直抵其寨詰旦破之宗思兄弟俱殘暴嗜殺近
境頗被其虐嘗陷廣州大肆掠掠廣州民尤嫉之及面
縛入城民往觀之爭噬其面遂與其徒皆棄市新會縣
土豪黃彬河源縣曹文昌及州廖仁等復聚眾作亂自
稱元帥求忠復捕誅之南海縣人麥康祖以魘魅蠱毒
殺人又捕斬之廣州既平求忠遂進兵取廣西

追封參軍胡深爲縉雲郡伯

制曰據忠効力允惟勳舊之臣崇德報功宜厚追封之
典表幽光於既生聖人節於無窮爰考彙章用加寵數

昭代典則

卷之五

王三

故參軍胡深奇姿素稟偉器風成文詞克著於英華武
事燕通於輶畧朕創業江左嘗駐師金華乃得賢才以
資任用首居省幕繼擢參軍外則贊畫鼎鈞內則周旋
帷幄恪恭乃職廉潔有聲重念括蒼之城近接閩海之
地寇多侵擾民弗寧居俾率義師鎮茲封域每有保釐
之助卽無東顧之憂奈何兵逼寇區當皇遇敵然能身
先士卒慷慨以捐生今茲七閩悉入版圖所獲渠魁已
今衆鼓惜爾不及見此俾朕哀痛致思是用褒崇以旌
勇烈爾惟有嗣朕念不忘將世祚於厥家庶永延于宗
祀歆朕寵命用慰幽冥可追封爲縉雲郡伯

丙戌楊璟遣兵攻武岡州蒙古守將曾權以城降○丙申

鄧愈至南陽蒙古參政王國寶副樞喬琬等以城降○徐
廷師至陳橋左君弼竹昌迎降

先是左君弼自唐州走安豐及安豐破復走汴梁元汴
梁守將李克恭使守陳州上嘗遣使諭以書曰曩者
兵連禍結非一人之失予勞師暑月與足下從事足下
乃舍其親而奔異國是皆輕信羣下之言以至於此雖
悔何及今足下奉異國之命禦彼邊疆與予接壤若欲
獻計帥師侵境其中輕重自可量也且予之國乃足下
父母之國合肥之城乃足下丘隴桑梓之鄉寧不思乎
天下兵興豪傑並起豈惟乘時以取功名亦欲保全父
母妻子乎況世足下以身爲質而求安於人既已失策
母妻子于亂世足下以身爲質而求安於人既已失策

昭代典則

卷之五

王四

設使垂白之母糟糠之妻獨居寡處各天一方朝思暮
望以日爲歲足下縱不以妻子爲念何忍忘情於老親
哉功名富貴可以再圖生身之親不可再得足下能留
意於是幡然而來予當盡棄前非仍復待以故舊則足
下於天理人心舉無不順矣君弼得書猶豫不能決
上乃歸其母于陳州至是汴梁守將李克恭聞徐廷至
召君弼謂曰公與南朝數接戰執其陣勢今徐公以兵
公前與戰我從後乘之何如君弼嘗感上歸其母有
降附意因曰南朝軍鋒不可當吾見其陣輒膽落不能
戰故奔投至此况徐相國善用兵所向克捷君弼安敢
復受命克恭無如之何乃夜驅軍民遁入河南於是君

弼與竹昌等率所部兵詣達隆達入汴城副將軍常遇春營于城外尋命都督僉事陳德守汴梁達等率步騎自中梁進取河南

是月彗星出昴北

昴星也彗除舊布新之象也唐李淳風作晉天文志成帝咸和七年十一月癸亥守昴八年七月癸亥入昴占曰胡王死是月石勒果死九年八月又犯昴十一月石虎廢石弘幽殺之淳風曰是時雖二石僭號而其彊弱常占于昴不關太微紫宮也自是精於天文者首稱淳風而其言如此則昴爲胡星明矣又言彊弱不關於太微紫宮則胡人雖入中國僭大號不得當正統又

昭代典則

卷之五

十五

明矣嗚呼天人之際淵乎微哉迨我聖祖以正月卽皇帝位復中國之正統彗星卽見于昴畢之間是月又出于昴北至七月而元遂亡除曜耀之舊禮布文明之新化以開千萬年太平之瑞天也○又按漢天文志云昴畢間大街也街北胡也街南中國也今彗出昴畢之間蓋天厭胡人之混亂中國故清而正之而見其象於此天街之中既而又出於昴北則是既定於華夷之限又驅而除之於化外也觀其後歲在庚戌平定沙漠于應昌歲在戊辰蕩除胡種於捕魚兒海天道何昭昭哉夏四月命工畫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爲圖以示子孫

上謂侍臣曰朕家本業農祖父皆長者世承忠厚傳餘慶以及於朕今圖此者使後世觀之知王業艱難也詹同頓首曰陛下昭德垂訓莫此爲切上曰富貴驕艱難易忽久遠易忘後世子孫生長深宮惟見富貴習於奢侈不知祖宗積累之難故示知之以此朝夕覽觀庶有所警也

戊申徐達平河南遂取嵩州

大將軍徐達等率師自虎牢關進至河南塔兒灣元將脫目帖木兒以兵五萬迎戰列陣於洛水之北十五里我軍旣成列副將軍常遇春單騎突入其陣敵發二十騎橫槊刺之遇春發一矢斃其先鋒彼軍奪氣達遂揮

昭代典則

卷之五

十六

衆乘之俘斬無算脫目帖木兒將散走陝州達遂進營於河南城北門李克彝復走陝西於是河南行省平章梁王阿魯溫送款軍門河南平達命左丞趙庸守之指揮仁亮招撫嵩州壬子副將軍常遇春率兵至嵩州守將李知院迎降甲寅入其城就其平章外兒等分兵取未附諸山寨

禁宦官預政典兵

上謂侍臣曰吾見史傳所書漢唐末世皆爲宦官敗壞不可極救未嘗不爲之惋歎此輩在人主之側日見親信小心勤勞如呂強張承業之徒豈得無之但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之深戒其在宮禁止可使之供濯掃

給使令傳命令而已豈宜預政典兵漢唐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主寵愛之使然向使宦官者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爲亂其可得乎

丁巳楊璟克永

先是平章楊璟進擊永州元右丞鄧祖勝出兵南門拒戰璟擊敗之祖勝收兵入城固守璟盛兵圍之久不下乃命指揮胡海洋等於各門築壘因之復造浮橋於西江上練習軍士示以必克祖勝屢屈至是食盡力窮仰藥夾參政張子賢等猶率衆拒守百戶夏昇縋城詣璟降因言祖勝死狀夜三鼓璟督兵四面攻之胡海洋等衆散入于營德率衆巷戰天明衆潰于賢與元帥鄧思

昭代典則

卷之五

三七

誠等就執并獲其全城士馬璟調衡州衛指揮同知丁玉守之於是耒陽等州皆遣人降

蒙古守鞏縣孟夏寨參政李成守福昌知院張興守鈞州將哈喇魯守許州右丞謝學皆來降○辛酉常遇春下汝州遂下郊縣○徐達遣都督同知馮宗異等取陝州蒙古守將脫目帖木兒棄城遁以都督同知康茂才守之○癸亥置山東行中書省調江西參政汪廣洋爲山東參政以翰林學士陶安爲江西參政

上謂安曰朕渡江之初卿首率父老見于軍門爲朕數陳王業論當時之務深合朕心由是朝夕相近幕府軍旅之事裨益良多繼入翰林益聞議論今調汪廣洋爲

山東參政而江西乃上游都會可以代之者宜莫如卿其爲我撫治之安對曰臣以微陋叨蒙甄錄俾居左右幸望過矣今復委以重任恐付托不效有負上恩帝曰躬擐甲冑決勝負於兩陣之間此武夫之事非儒生所能至若承流宣化綏輯一方之衆此儒者之事非武夫之所能也朕之用人因其所能不强其所不能卿才力宜膺是任故以授卿我豈私卿一人而不愛一方乎安乃頓首受命

昭代典則

卷之五

三八

以陝西盧氏縣隸南陽府○甲子車駕發京師幸汴梁上遣使諭都督同知馮宗異曰若克潼關勿遽棄勝而西入將軍方有事北方宜選將留鎮守關以遏其援兵爾且率師回汴梁朕將躬往議之是日車駕發京師幸汴梁時言者皆謂君天下者宜居中土汴梁宋故都勸帝往視之且會大將軍謀取元都馮宗異入潼關請益兵於徐達達調僉事郭子興等守潼關與宗異俱還河南

馮宗異進兵攻潼關初蒙古李思齊張良弼聞王師取河南即駐兵潼關以拒既而火焚良弼營思齊乃移軍退守葫蘆灘遣其部將張德鉉穆薛飛守關及王師至關思齊棄輜重走鳳翔良弼奔麟城內寅宗異遂入潼關引兵西至華州蒙古守將望風奔潰五月庚午徐達自河南進至陝州馮宗異請益兵守潼關達調僉事郭

子與將慶陽衛指揮于光威武衛指揮金興旺守之丙子馮宗異還軍至峽州徐達與之俱還河南

已卯廖夫忠等克廣西梧州等州

征南將軍廖永忠奏政亮祖等兵至梧州元達魯花赤拜住率官吏父老迎降時元吏部尚書普顏帖木兒張瑄以便宜行事入廣西行次藤州伺未忠兵至募兵欲迎戰民無有應之者既而開州守吳鏞出降乃率所部百餘人走鬱林亮祖勒兵追之普顏帖木兒戰歿張翔赴水亮祖駐兵於藤州於是潯容貴橫鬱林等州郡以次皆降

庚寅車駕至十梁

昭代典則

卷之五

二十九

辛卯常遇春馮宗異至行在謁見上勞之曰大將軍與將軍率師北征不踰年平齊魯下河洛亦甚勞矣遇春頓首曰此陛下威德所至臣等奉遵成義得效驅馳臣等之幸也徐達尋自河南至見上上勞之曰將軍帥師征討勤勞于外古人所謂忠爾忘身國爾忘家誠將軍之謂也朕聞河朔之民日夕望吾師至將軍宜與諸將乘時進取而安輯之朕觀天道人事元都可不戰而克大丈夫建功立業各有其時撥時之會不失事機在將軍等勉之達等頓首謝既退上復召問達今取元都計將安出達對曰臣自平齊魯下河洛王保保逃巡太原徒爲觀望今潼關又爲我有張良鄒李思齊失

勢而竄元之聲援已絕臣等乘勢搏其孤城必然克之上據圖指示曰卿言固是然北土平曠利於騎戰不可無備宜選偏裨提精兵爲先鋒將軍督提水陸之師繼其後下山東之粟以給饋餉由秦趙起轉臨清而北直擣元都彼外援不及內自驚潰可不戰而下達又曰臣慮進師之日恐其北奔將貽患於後必發師追之上曰元起朔方世祖始有中夏乘氣運之盛理自當與彼氣運既去理固當衰其成其敗俱係于天縱其北歸天命厭絕彼自漸盡不必窮兵追之但其出塞之後卽固守疆圉防其侵擾耳達受命而退

甲申蒙古海南海北遣元帥羅福等遣使來降

昭代典則

卷之五

三十

時海南分府元帥陳乾富亦相繼歸附上下詔諭意令益堅乃心以寧吾民先是元廉訪使盧山海牙守雷州征南將軍廖永忠遣人以克廣州事諭海牙海牙以爲詐殺使者至是聞廣州已下海牙懼南走交趾故羅福遂以城降

壬戌楊璟朱亮祖等克靖江

楊璟朱亮祖等合兵攻靖江克之執元平章也兒吉尼其都事趙元隆陳瑜劉永錫蕭訪司僉事帖木兒普化元帥凡禿蠻萬戶董丑漢府判趙世傑皆自殺先是左丞周德興分兵據靖江險要以絕其聲援璟既克永州遂引兵抵靖江城下屯于北關泰政張彬屯西關亮祖

亦帥師自廣東來會也。千五百里。象鼻山下攻城。越二旬不下。環語諸將校曰。彼所恃者西城濠水耳。當先取開口。關決其堤岸。則破之必矣。諸將曰。諾。明日遣指揮使丘廣引輕兵攻開口。關殺其守堤兵。決其堤。濠水涸。因築土堤至近與其城接。以通士卒。遂克其北門。月城尋又克其北門。水隘斬獲百人也。兒吉尼有懼色。復攻其西門。不利。我軍死者三百餘人。相持凡兩閱月。攻之益力。也兒吉尼勢窮蹙。其總制張榮與麾下裴觀以書繫矢射環營。約降期。以是夜來會。既二鼓。觀縋城出見環。備言城中儲積空虛。人無鬪志。可立取之。狀。環乃給白皮帽百餘。俾歸為識。約四鼓從寶賢門入。至期。環命指揮使吳興寧等率眾登城而入。也兒吉尼聞變倉卒走。追至城東伏波門執之。亮祖德興各以所部兵入城。惟彬尚屯南關。彬始攻城為守者。所誣嘗患曰。城破之。必當悉屠之。比克城。環懼其殺。下令曰。殺人傷人及剽掠者。必斬。乃止。眾心遂安。○廖永忠進師至南寧。元上浪屯田千戶宋真執其守將平章咬住。參政那海遣使詣永忠降。永忠悉收諸司印章。命真守其城。送咬住等赴京。師於是左江太平府土官黃英。右江田州府土官岑伯顏等遣使齎印章詣楊璟降。元平章阿思蘭初自全州之敗。率其餘眾退保象州。廖永忠兵至梧州。遣指揮耿元璧等討之。師至賓州境。思蘭復遣其部將李

左丞迎拒。元璧等擊敗之。思蘭窮迫。乃遣其子宣慰

納款。至是自率所部詣永忠獻其銀印三。銅印三十七。金印五。廣西悉平。楊璟等自靖江率師還京。

陳友定故將金子隆。隨將樂攻延平。命平章李文忠率兵討之。

陳友定既敗。其將金子隆。馮谷保等糾合清流。寧化。散卒。寇將樂。勢甚猖獗。守禦千戶宋國成嬰城固守。至是

賊黨日眾。攻城益急。國成以援兵不至。棄城遁。子隆等遂陷將樂。殺知縣馮源。主簿蘇兼善。乘勝寇延平。攻四

鶴門。指揮羅德聚千戶李申。擊却之。復來攻官軍出陣于城南橋以禦之。指揮蔡玉率眾奮斬大敗其眾。追至

沙縣之青雲寨。子隆等負險拒守。建寧衛指揮使沐英遣兵夾攻破之。擒谷保。上以金子隆未平。乃命平章李文忠率兵討之。

以邛州知縣李相和。和州縣守禦事。

相至和州。以南鄉銅城堰。廢日久。堰下之田皆沃壤。而民不得耕。東門石庫傾圮。貫城河填塞。民為民病。乃吊其父老。訓諭集眾。脩浚之。度工計材。俾父老之習事者董其役。未幾二堰皆成。時其啓閉。以禁旱澇。堰周圍二百餘里。田得常稔。貫城之河東西凡千餘步。凡便之民賴其利。

詔江西行省參政黃彬統兵領兵。招集諸山。參政黃彬